

長樂縣志卷三十

雜錄

志備正史之採擇其體例未可不嚴必如逸詩之攷遺事之搜或者語之近怪論之不經霧集淮海塵加岳嵩雜者其醇之累乎然史書亦記奇聞載籍不遺說部雜而錄焉是亦輶軒風土論次人物所不可缺者揚子方言燕公廣記論者不盡以爲誕矣志雜錄

盱江李覲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道山亭正春營妓皆在後圃賣酒君謨因命以佐飲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踰墻而遁覲座上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看落暉誰在畫樓

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覲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爲妖狐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復使弟子也

同治彭志

陳烈幼嘗與蔡君謨同硯席後君謨鎮福唐勵精爲郡嚴肅合境大化一日烈往見焉維舟亭下聞君謨之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慙慙囑舟子移棹過前灘亭吏錄詩以呈襄威嚴爲之少

霽同治彭志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原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志不屑爲舉子業閒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鯤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遊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簡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閒與交趾鄰境有棄地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

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受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僉樞云

同治彭志

宋錢四娘奇女也莆田南洋有六塘瀦水灌田千二百頃城南有溪會澗壑之水三百六十六東趨入海治平元年四娘捐貲巨萬至莆鳩工築陂於將軍灘前開渠南行陂甫成忽溪流橫溢壞陂四娘痛憤赴水死七日屍浮出遠近聞香里人立廟祀之每風雨夕見雙燈過木蘭故老傳爲四娘巡陂云

同治彭志

明洪武三年庚戌首開鄉試閩縣陳信之元進士以懷安學中式林

文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入於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己卯舉人則是元時搢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闈中也

雍正通志

長樂縣學西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顛歲月既久榕膚色如柳諸生皆喜以爲登第之兆居三年陳全廷試爲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爲狀元其領鄉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慈名其軒爲瑞榕而爲之記

雍正通志

馬鐸幼時與林誌共學誌恃學博才高鐸獨不讓之誌鄉會俱第一殿試罷遍扣諸名士之作皆不己若深以狀元自負迨傳臚之夕夢有馬踏其首既而馬果第一怏怏不服每於上前爭之上曰朕

出一對佳者爲優題云風吹不響鈴兒草馬卽對云雨打無聲鼓子花上大欣賞誌移時不能對遂愧服或云鐸赴京會試見路旁有節婦冢壞損金修之是夜夢一婦人謝以詩云昨日多蒙到妾家爐中缺火未煎茶郎君此去登金榜雨打無聲鼓子花不知其意至是始驗

同治彭志

李馬永樂戊戌廷試第一人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騏爲己不敢應上曰馬也後出拜上科狀元陳循有馬上插旗之夢至是陳循又夢迎新科狀元一木人騎馬上執一令字黃旗及傳臚狀元乃李騏始知木人爲李黃旗應御書其字也

見閩省賢書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樑上二鼠相鬪忽墜爲二老翁

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詞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去去此間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天天外天玉皇爲儂養男女酒旣闌迺合爲一大鼠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同治彭志

謝廷袞大司農杰之父也歲貢生京師謁選之次夢授一官衙宇規制皆如學宮而堂獨非明倫堂榜旣覺心異之以語人曰妄耳安有學而堂不明倫者旣注選臨江府學訓導旣至所見宛如夢中而中堂榜爲明德堂詰之乃宋文丞相所書後人不欲更之也語僚友莫不驚歎事之前定如此

雍正通志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

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疥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謝在杭少讀書邑蕭氏園園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伸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橐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並寘諸死今數載矣君異日必官於湖望逮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戒勿復出爲崇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

任後卽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為神姚禮部琅曾  
令長樂為予言如此雍正通志

蘇門余澹心曰余閩人而生長金陵生平以未游武彝未食荔枝為  
恨今讀吳航陳伯驪詩幽奇鮮麗如登幔亭雲窩之上飽餐宋家  
香水晶丸矣妙哉技至此乎見雪鴻堂詩話

長閩交界之區為五竹鋪山行四五里有盧芝潭焉巉巖削壁水深  
無底父老曰此前明夏允彝禱雨處也上香時潭中忽見龍爪歸  
半路濃雲四起山雨欲來允彝祝曰神果有靈暫停雲此山俟回  
縣時與吾民共賞之果然因勒停雲於石迄今二百餘年鮮有能  
繼之者同治八年七月間合境大旱民以為憂邑令彭光藻偕守

戎蔣得勝廣文蕭國香邑紳陳贊黃見三鄭向奎陳良驥鄭鵬程  
等拈香詣禱得雨未普越四日令投牒本縣城隍及閩邑城隍是  
夜又雨遲明復同守戎芒鞋素服步禱時秋陽亢烈汗揮如雨令  
獨往返無倦色傍觀者咸歎息泣下數日之內果沛甘霖令大喜  
過望大書霖雨蒼生四字於潭之石壁並叙其緣起地之靈歟神  
之靈歟抑人之誠有以感之歟蕉雨山房隨筆

長邑山多田少故民食多仰於延建諸郡但運糴者巡哨每以接濟  
挾之從則所索不貲違則輒行掠散最為民患明邑令鄭尙友申  
請縣給船由用小船運載至縣既非出海之舟難加接濟之目利  
民防奸兩得之矣同治彭志

長邑之田一歲再孰晚禾所得無幾佃戶資以自給且豆麥番薯之屬又足以佐穀食之不及惟奸民外販水則由馬江洋門諸渡閒出閩縣陸則由坑田運入福清而穀乃耗竭是非嚴禁民食無由足也

同治彭志

沿海之民以漁爲生每患穀竭專依浙廣米至則米價差平不然則苦饑甚於內地

同治彭志

番薯之種長樂最盛然每至冬節後漸有爛者至冬末春初則色味俱變不可食矣康熙間東山村有陳朝範母某氏者以意求鐵匠製鐵捲鏟爲長條晒而乾之久而不敗後改爲銅捲鏟之尤佳卽所傳薯米也壺井林瓊蕤叙其事而記之

同治彭志

他處田畝一主而已長樂之田有面有根富者買面收租貧者買根耕種且有不自種而令他人代佃佃戶一還面租一還根租或總輸租於根主而根主分還面主者承佃旣久私令他人轉佃則又有小根焉名曰讓耕日久弊生田主苦之近革除殆盡惟界裏等村尙存一二耳更有一種年遠租賤佃戶輾轉售耕名鋤頭根田主賣田佃戶詭云有根反把持取利近日爭訟多由於此尤宜查核

同治彭志

長樂之訟多因田土其弊總由產業之售糧不過割有買產幾十年糧仍本戶者久之互相轉售賣主不知產屬何人反得賠糧之累又有據田自佃恐一過戶業主不令耕種於是賣主勢必逋租業

主因而逋糧以相抵遂至訟訐無有已時乾隆二十三年詳請置買田產凡典契贖契雖遵例免稅應照律過割奉憲飭遵一切契券無論載斷書贖均應推收過割糧歸現業輸掌如欲回贖卽於契內註明回贖字樣統作典契若寫立賣契無回贖字樣卽屬賣斷之產一概不准找贖此法一行庶諸弊絕而訟端亦息

同治彭志

閩中山田甚佳數尺之地卽築塍引水播以佳種苟非極旱泉流不竭也其田高下相乘泉流互注每行田間泉聲淙淙不啻百道水簾延建之間更爲盡力而長邑亦無廢壤也

同治彭志

長邑之田依山傍海每憂旱澇者多因隄防不修溝渠不濬所以蓄洩無由也湖浦斗門諸水利尤當加意

同治彭志

墨客揮塵曰閩中無雪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柳實無花是南人非止不識雪亦不識楊花也大元庚寅季冬二十二日余在長樂而雪數寸遍山皆白玉人莫不相驚視蓋未嘗見也是日召友人吳述正同賞時南軒梅一株盛開述正笑曰如此景致亦恐北人所未識是歲荔枝木皆凍死遍山連野彌望盡枯至後年春始於舊根株漸抽芽蘗又數年始復繁盛譜云荔枝木堅理難老至今有三百歲者生結不息今去君謨歿又五十年矣是三百五十年間未有此寒也此係前朝氣候今則風景轉移寒暑略似中州矣

同治彭志

名賢清話曰元厚之平生不喜處外外補多舛望及以給事中領長

樂親舊祖道都門勉以東閩盛府百貨所聚永嘉之柑烏石荔枝  
珍絕天下厚之下車作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茶勞君誘我向  
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

同治  
彭志

長樂田價之昂蓋以地狹人多也謝在杭五雜組更能推明其故其  
言曰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賦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嶺之  
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亦不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  
富百物俱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稍爲適  
中故仕宦富室相競蓄田貪官勢族有畛隰遍於鄰境者至於連  
疆之產羅而取之無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斂之  
黃雲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貧者日貧

長樂縣志

卷三十

雜錄

八

矣

同治  
彭志

五雜組曰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直昔人所云水  
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餘地矣而人尙什伍  
遊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當十七無田也

同治  
彭志

荔枝以楓亭爲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  
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三者之外人間常見尙有  
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鐘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爲扶餘天  
子也

同治  
彭志

長邑之菓荔枝最矣龍眼次焉熟食之品西施舌最矣鱒魚次焉聞



江瑤柱殊絕若石鱗魚之似蝦蟆土筍之似蚯蚓其味甚美其形可憎彈丸之邑有此諸珍亦足以誇矣然無如其再熟之禾與番薯小豆爲可愛何也饑得以食民賴爲天也

同治彭志

夏允彝曰閩中土語天下以爲難通然亦就漳泉言耳如長邑雖婦人女子細辯其音皆可半識也惟稱子必曰仔稱惡人必曰呆人不獨語言卽文字皆然余解之曰以子加人殆以未能成人者未可爲子耳呆字於海篇音保義爲保安然他方以愚人爲呆人其音爲孩台切惡人多巧詐何以云呆然小人落得爲小人其在庶民必嬰三尺貴仕必污青史雖以惡爲呆可也

同治彭志

長之語有四北鄉多調遷省會故音頗與省同所異者輕重耳梅花

長樂縣志

卷三十

雜錄

九

則舊爲軍戶所另有梅花腔南鄉如松下大小社近福清則帶有

福清語惟附縣居民不變土音

同治彭志

長邑壺井地方有螳埕通鄉公派五年鬪分一次照憑娶親烟戶分給少子承父業其餘一人娶親分埕一分若入泮者守節乏嗣者父母淪亡只存幼女者皆得一分俗多孳生尙文學少窮民皆其立法之善也

同治彭志

長樂風俗之壞莫過於械鬪械鬪之端多起於攔搶或因一人之事遷怒通鄉或因一時之爭結衅數載狹路相逢輒遭毒手私刑吊拷甚於官箠互相報復仇怨愈深甚至宰牲演戲邀請同宗約期糾鬪而一二強鄉視持械爲尋常以殺人爲兒戲越境幫鬪自誇

餘勇迨釀出人命而訟棍歇家視爲利藪又羅織殷實希圖按名賄摘或爲私和之地至訛錢不遂則又混指爲喝令主使正幫兇各項名目元惡逍遙事外無辜拖累網中買犯頂兇叢弊百出推原其故多由好事之鄉歛錢助惡被毆身死者其家有幫項錢有抽豐稻被告正兇亦然且許其奉主入祠出罪之日餞酒送行遇赦而回家已中產愚民無識反生艷羨械鬪安得不多乎近雖嚴行示禁此風稍戢而根株未斷難免復萌爲司牧者所當隨時留意也

同治彭志

長樂命案真者固多假者亦不少或錢債細故或口角微嫌輒以疲癯殘疾之人挺身撒賴名曰作彩一與計較卽服毒恐嚇否則投繯投水迨救援不及則張大其詞以爲訛錢之地羅織殷實按戶賄摘動以千計至於夫妻反目女流短見輕生自盡律以三從之義百死奚辜乃母家不知大義輒帶數十人坐轎數十乘百般混鬧苛索棺衾訛分布疋勒追粧奩遭事之家膽怯心寒控官則出巡有費鋪堂有費且恐禍成不測不得不委曲以從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若夫路斃貧民無論有傷與否差保輒視爲奇貨或勾通屍親或假冒屍親荼毒殷戶幾於一網打盡更有游方流丐百十成羣輒將饑斃丐屍抬到小鄉地面甚至將垂斃丐夥暗地打死移屍富戶門首肆行訛詐尤爲閭閻大害所願司民牧者察其弊汰其費坐其誣告之罪當場斷結勿使拖延則假命可自絕矣

同治  
彭志

近日花會遍起有數村而一會者有一村而數會者會首三五人至十數人不等擇一空曠之地掛巴其間門分三十七名一錢可賠三十鄉愚希圖小利老少男女皆爲所愚其害有八花會名單遍地踐踏拋棄字紙一也到處請神日夜祈禱不應則毀其像褻瀆神明二也男昏於外女迷於內幾不知耕織爲何事荒廢本業三也香燭牲醪相望於道典當借貸以求必得花耗錢財四也抽籤祈夢男女溷雜廟觀之內幾成野田草露之場敗壞風俗五也蒙犯風露宿廟求神每當春夏必發爲瘟疫傳染疾病六也人衆既雜外來宵小得以藏匿其中招引盜賊七也家產蕩盡索債臨門

長樂縣志

卷三十

雜錄

十一

束手無策遂至輕生自盡戕賊性命八也種種弊端較之賭場禍烈加倍官欲嚴禁而胥役兵丁得規包庇此尤不可不防也

同治  
彭志

溺女之風閩省爲多而長樂尤甚或因家計維艱忍生一念或慮嫁資多累毒肆一時呱呱落地方幸投生慘慘傾盆誰憐絕命夫虎狼尙不食兒父母居然溺女律以故殺之條難逃國法揆諸好生之德尤犯天和現經官紳設立育嬰局城隅稍知變革而鄉都之間仍沿積習仁人君子所當援之以道也

同治  
彭志

長樂龍脈發源於石尤嶺蜿蜒至岱邊分爲兩支一至董峰一至縣城堪輿家謂石岳嶺一帶係縣城來龍過峽所在最忌開鑿宋林安上鑿石開港幸石堅不果而元氣剝傷已多年來附近小民輒

在嶺上開挖糞池蔓延日甚有識者深以爲憂而苦於道謀之無成也同治八年知縣彭光藻博採輿論兩次親臨詣勘諭令每口糞池給工值貳千計共貳拾貳口限十日內一律填平勒石永禁在案爰將碑文附錄於右以備稽查

正堂彭爲勒石永禁事照得石岳嶺一帶係縣城來龍所

有附近居民糞池現已給價填塞嗣後嚴禁毋再開鑿違者重究不貸特示